

# 法库萧义 硬扛末世江山的大辽忠臣

言及法库叶茂台辽墓，其对外名气来自两幅辽画(《竹雀双兔图》《深山会棋图》)及千年辽酒，而说到这一辽墓群中地位最显赫的墓主，则非天祚朝的北府宰相萧义莫属。虽然萧义在《辽史》中未单独成传，仅被轻描淡写地提到两次，但此人在辽晚期政局中的作用却不可小视，他是大辽的忠臣也是大辽的能臣，他竭尽全力欲撑住大辽摇摇欲坠的垂危江山，但回天乏术，终以失败告终，在辽代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一声悲凉的无奈叹息。

## 仕途通畅 从小官到辽帝岳父

萧义，字子常，即《辽史》传中之萧常哥，生于辽兴宗重熙八年(1039年)，曾祖父萧恭，历林牙(辽朝掌理文翰之官)、夷离毕(辽代职掌刑狱之官)等官，拜平章事；父萧宗石，死于任上，赠中书令。萧义“魁伟寡言，年三十始为祗(zhī)候郎君”，为北面著帐官，是管理获罪的皇族、朝臣事务的下级官吏，这是萧义入仕之始。

其时正是辽道宗耶律洪基当政时期，辽道宗善恶不分，遂使奸小当道，耶律乙辛即为其一。耶律乙辛借机独揽枢密院事，又加守太师，掌握了辽朝军政大权，他外和内狡，善用阴谋，极尽诬陷之能事，害死宣懿皇后，又对太子耶律濬(jùn)痛下毒手，伤了大辽元气。

萧义这时“扈从巡狩”，相当于辽道宗的警卫员，能入此列，说明他是皇帝信任之人，这一资历为其日后的升迁铺平了道路。果不其然，放外任后，萧义当上了将军，还做过松州刺史(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)，成为一方大员。

寿昌元年(1095年)，萧义任南女直都监，授东京四军副都指挥使。当时，女真已强势崛起，令辽朝不安，监控女真的辽朝官员必为皇帝的亲信嫡系，必是能压住局面的大辽重臣，萧义出任此位，足以证明他在辽王朝内部的身份与威望，如其墓志所说的“公之享通自有阶矣”，他真正的发迹之旅，正是从这时开始的。

寿昌七年(1101)正月，辽道宗游猎于混同江，病故于行宫。道宗病危时分，萧义“与左右政臣，奉承遗制，推戴圣人(耶律延禧)”。辽道宗长孙耶律延禧奉遗诏继承皇位，即天祚皇帝，改元乾统。天祚皇帝继位后第一件大事，是为祖父道宗发丧安葬，“陵宅内外滴发巫攘蛊厌之事”，萧义“负责其焉”，相当于道宗葬礼的总负责、大管家。

任何一个王朝，拥戴新主登基者均为帝王倚重的股肱之臣，而萧义出演的正是这么个关键角色。

寿昌二年(1096年)，萧义的次女师姑入宫，封为皇孙耶律延禧的燕国妃，待耶律延禧继位后，师姑即贵为天祚帝的德妃，萧义也就成为了皇帝的老丈人。此后，萧义父以女荣，不断升迁，“女为燕王妃，拜永兴宫使，及妃生子，为南院宣徽使，寻改汉人行宫都部署”。乾统初，萧义加太子太师，为国舅详稳；二年(1102年)，授萧义为辽兴军(即平州、今河北卢龙)节度使。

乾统四年(1104年)，德妃过再生礼，破例在母家举行，宗室外戚都到萧义家为德妃庆贺，真是盛况空前，当时所荣。按辽代的规矩，辽人的再生礼“惟帝与太后，太子及夷离毕得行之”，萧义之女仅是个皇妃，不够行再生礼的条件，然而皇帝诏于母家举行，可见是特许的例外，由此可见萧义在天祚朝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。

## 远嫁公主 萧义未雨绸缪

乾统五年(1105年)春，萧义出任北府宰相，掌佐军国大政。鉴于山雨欲来的动荡形势，萧义上台仅三个月，便为辽朝可能出现出现的变局未雨绸缪，经其努力，促成了辽与西夏的联姻。史载，天祚帝将“族女南仙封为成安公主，下嫁西夏国王李乾顺”为妃，第二年，“夏国遣派李造福等来谢”，达成辽与西夏的和好。这是萧义精心谋划的一步提前布局的好棋！

当时的天下，辽、(北)宋、(西)夏三国鼎立，辽宋一度兵戎相见，辽夏的关系更糟糕，辽兴宗



法库叶茂台辽代北府宰相萧义墓。

曾两征西夏，结果两战两败，差点当了西夏人的俘虏。辽道宗当政时，见西夏的梁太后擅权专恣，对辽朝也不恭敬，遂于1099年遣人至夏，鸩杀(毒死)梁太后，李乾顺亲政，时年16岁，即夏崇宗……辽夏两国的梁子是越结越深。

萧义属于当时辽朝权力核心层中为数不多的“战略清醒派”，在他看来，虽然辽国势大，但内政不稳，又四面树敌，绝非善策，现北有女真，南有宋朝，若再与小而强横的西夏势同水火，这对大辽王朝的稳定百害而无一利。基于这一思路，他建议天祚帝与西夏借联姻而联盟，即便与西夏不能成为朋友，也切莫变成敌人。

多年后，人们才看到萧义这一举措是何等的高瞻远瞩，证据如下：宋夏长年战争，李乾顺希望同宋朝讲和，宋哲宗不许，李乾顺恳请辽朝出面代为斡旋，给足辽帝面子；1122年三月，金军攻打辽西京(今山西大同)，李乾顺急派五千兵马援助，西京失守遂还师；1122年五月，李乾顺得知辽天祚帝逃入阴山，乃遣大将李良辅领兵3万救援，与金将完颜娄室战于宜川河畔，复兵大败；1122年七月，李乾顺遣大臣曹价向天祚帝恭问起居，并馈赠粮饷；1123年正月，李乾顺再次出兵救辽，被金军阻击不能前进；1123年五月，天祚帝伪降金朝，西遁云内州(今内蒙古自治区吐默特左旗)，李乾顺遣使于夏国边境迎驾，请天祚帝入夏境；1123年六月，天祚帝遣使册封李乾顺为“夏国皇帝”，且诏命李乾顺发兵救辽……

这时，金朝也派遣使臣入夏，向李乾顺提出：如天祚帝逃入夏境，应将其擒捕送金；夏如能以事辽之礼事金，金允许将辽国西北一带的土地割让给夏。李乾顺见辽朝灭亡已成定局，为了保全夏国的割据地位，遂答应了金国的条件，拒绝天祚帝入境，使其无路可逃，终被金国擒获。

客观而言，李乾顺虽未能最后救天祚帝一命，也未予加害，他终究是西夏的君主，捍卫自己国家、民族的利益也是天经地义，作为天祚帝的姑爷，一个外人，他此前为辽朝所做的一切，已算是仁至义尽了。

萧义推崇的大辽成安公主耶律南仙，是一位女中豪杰。她嫁给李乾顺后，与其他妃子相处融洽，这在和亲公主中是很少见的。李乾顺的曹妃生育一子，生时异光满室，耶律南仙见而爱之，请名“仁孝”，令保姆持至宫中，时抚摩不忍释。对这个非自己亲生的西夏王子，耶律南仙却视若己出，从小就教育李仁孝“亲辽爱辽”，处心积虑地欲在西夏王室内培养出一位未来的“大辽王朝代言人”，并得偿所愿。史载“(李仁孝)幼聪颖，长多才艺。初，金兵破辽，辽主西走，即恸哭，请兵赴援；宜水之败，咄嗟者累月；及乾顺臣金，泣谏不听，悒郁而卒。”作为极可能登上西夏最高权力宝座的未来王储，李仁孝对辽朝的情感如此之深，皆仰耶律南仙的平素抚育教导之功。试想，此人若能继位，将会为大辽王朝带来多么大的战略利益！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

耶律南仙见故国已亡，自己付出无数心血培育成人的世子李仁孝又撒手人寰，双重打击令其悲愤欲绝，于是绝食而亡，为国尽节。耶律南仙的智慧与忠诚，证明了萧义的识人之明，着实眼光不浅。

## 昏君当道 萧义唯求自保

在辽朝后期，身为入臣，萧义的地位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萧义墓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乾统六年(1106年)，上方有事于帝山，命公(即萧义)先仪，授本府相礼。视严天仗，具体而微。是岁阳微之月，鸣銮(皇帝车驾上有銮铃)登坛，刺(yǎn)增号，其于亲执神御，陟降帝躬，皆公与皇叔越王淳偶为之，及乎临轩备册，庭执号宝，公独与焉。乞，赐银绢衣带，各差，仍恩加兼侍中、陈国公。噫，一代盛事，皆出公右，人臣之荣，斯亦极矣。”由此可知，萧义当时已独当一面，有时甚至可代行皇权，参与柴册礼了，足见其地位与权势。

不过，虽位高权重，但萧义对江河日下的大辽已心灰意懒，对辽朝的未来局势充满悲观情绪。萧义看到，在天祚帝当政的大辽朝堂内，正直的人、敢说真话的人、尊重文化的人，均遭边缘，罢黜乃至杀戮。文妃萧瑟瑟不过出于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，写诗劝诫夫君亲贤臣、远小人，便被昏庸暴虐、气量狭窄的天祚帝打入冷宫，后找茬处死。而萧奉先那类阿谀奉承、阴险狡诈的小人却如鱼得水，步步高升，两相对比，身居高位的萧义喑若寒蝉，唯求自保，内心失望到极点。

令萧义深以为忧的是，生活在粟末水(今松花江)流域的女真人完颜部，逐渐强大起来，特别是完颜阿骨打出任部落首领后，完颜部日渐富庶殷实，兵强马壮，女真各部多来投奔归附，阿骨打劝农积谷，练兵牧马，完颜部在他的领导下迅速崛起，对辽朝的统治已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。

形势危殆如此，对辽王朝的统治者而言，此时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。怎奈，当朝的天祚帝是个拒谏饰非、信用谄媚的庸人，他成天打猎饮酒，寻欢作乐，他统治下的辽国纲纪废弛、天怨人怒，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、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接连引爆，辽国运岌岌可危。

## 三请退休 归葬先人茔地

眼见大势难挽，自己又年老多病，孤木难支，萧义自思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，硬挺下去，只能越陷越深，祸连亲朋，于是上表致仕(退休)，恳请归乡，天祚帝不允。为此，萧义三次请辞，墓志说他“三抗表章，愿还印绶。天子不允，诏免拜礼，进位守司徒，别赐推诚守正之号。天庆元年，坚请辞政，皇上雅矜(jīn，怜惜)其意，不得已而许之，加守太傅兼中书令，增号崇仁全德功臣”。



叶茂台辽墓文保碑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

萧义回到当时隶属上京道的头下州故里，其辖境包括今法库县西部的一部分，“悦以归第，静而养龄”。1111年农历十一月十八，病死家中，终年73岁。1112年农历三月十三，葬于辽川之右，圣迹山阳，即今法库县叶茂台村西山南坡的先人墓地中，即今天所说的叶茂台十六号墓。

萧义去世后仅3年(1114年)，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即起兵宁江州，公开反辽；11年(1125年)后，天祚帝被俘，辽朝灭亡。萧义对局势的预判，完全应验了。

在这场金灭辽的血腥战争中，萧义家族的墓地惨遭洗劫。叶茂台当地人说，当年，复仇的金兵挖开圣迹山的许多辽墓，残毁尸体，抢掠财物。

据发掘叶茂台辽墓的辽宁资深考古学家冯永谦介绍，萧义墓发现于1976年4月下旬，后由铁岭地区艺术馆文物组与法库县文化馆文物组发掘，至9月结束。墓为砖筑，门向南，偏东20度。墓道在前方，长13.5米、宽3.5米。墓道两侧夯抹白灰，其上绘有壁画，西侧为“出行图”，保存至今完好，东侧为“归来图”，上部部分白灰墙面脱落，使画面略受损失。两壁壁画长宽大致相等。另在墓道后部近墓室处的圜壁上，也绘有壁画，东西两壁皆绘“击鼓与武士图”，画幅高大，部分白灰墙面脱落，影响画面完整。

墓门上有额墙，其下是砖砌仿木结构建筑，普柏枋上置五朵斗拱，上承撩檐枋、望板、椽头、檐上有瓦垄、滴水、瓦当和屋脊，脊有两端原有吻兽，现已脱落。门外上方东、西两侧墙面上绘有牡丹花纹，门内侧的墙壁上亦绘壁画，西侧为“献食图”，东侧为“迎候图”，两壁画幅尺寸基本相同。

甬道在墓室前方，船篷式券顶，宽2.38米、高2.66米，东、西两壁辟有门，与耳室相同。耳室平面八角形，每边长1.32米，地面直径3.48米。叠涩穹隆券顶，中心不合龙，留有直径29厘米的圆孔，从上堵以截尖圆锥形石块，顶中心至地铺面高3.48米。

主室在后部，平面八角形，每边长2.5米，前、后与东、西两边为2.7米，地面直径5.82米。墓高1.95米，上起穹窿券，中心不合龙，留有直径45厘米圆孔，用立砖封堵，距地面高4.81米。地铺方砖，砖边长为34厘米。在墓内主室与耳室沿墙壁四周及铺地砖下，设有排水道，集于甬道流出墓门，然后在墓道下部通向山下低处，以保持墓室内干燥。此墓由于被盗，遗物存留较少，却很完整。主室内有葬具石棺一具、墓志一方，平置于主室中部，志文1700余字，记载了北府宰相萧义的一生事迹，还发现有铁鼻与铁锁各一件。

2017年夏，定居云南施甸的契丹后人蒋汉雄在法库朋友的陪同下，来到叶茂台辽墓，在萧义墓前徘徊良久，抚今追昔，不免感慨万千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